

天神造我们的时候也不知道是粗心大意还是有意偏心,把芸芸众生造得大的大小的。那些碰巧被造得很大的家伙通常都很自负,以为自己是天神的宠儿。殊不知大有大的好,小有小的妙。

如果把凶悍和美丽集于一身的花豹与长成了一团烂污模样的癞蛤蟆放在一起,谁都会觉得造物的天神太不公平了。且慢,我们来看看基诺人是怎么来看待这两样东西的。

癞蛤蟆没有博人眼球的样貌,很容易被人轻视甚或蔑视。但它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它的主要食物是各种蚊虫蝇蛾。食物在空中,所以癞蛤蟆的眼睛永远是朝上的,眼睛朝上的结果让它经常会忘了脚下,所以它经常会吃脚下的亏。这不,一只小白蛾在它头顶上忽闪忽闪,把它忽悠得头昏眼花。一次向上的弹跳没顾得上脚下,让它一举跌下一个土坑。虽然吃到了小白蛾,自己却深陷坑内,陡峭的坑壁令它费尽了气力仍然不能脱身。

前面说到了浓缩的都是精华。癞蛤蟆就是精华之一种。它个头不大,可是声音还算洪亮。哇哇,好开心呐,天终于要塌了,好开心呐。

花豹经过这里,癞蛤蟆的话令它奇怪。谁说天要塌了,天又没有顶,没顶怎么会塌了。因为没有顶,天才会塌啊。

我在大学路寻到的第一家好馆子是日料店。见到菜单上有名古屋炸鸡便点了一份。彼时我刚从名古屋回上海,吃过地道的名古屋炸鸡。这道菜说难不难,说易也不易,咸甜要平衡,肉质脆而不干。这家店的炸鸡翅调味还算过得去,但火候稍有欠缺。放下筷子后有服务员来问味道如何,我据实以告,老板便亲自来细问,我跟他就这样相识。相熟之后,我往往不再看菜单,只问当日有何好菜,有时是水箱里最肥美的那条香鱼,有时是锡纸黄油土鱼,甚至是菜单上没有的日式炒乌冬。曾经这里是我的食堂,后来还成了学习练达人情的所在。某日有不怀好意的人上门,说三文

复兴号沿着浙赣线一路风驰电掣,穿过一片片山丘和平地,如同穿过一大片绿色的原野,目的地:上海南。

二十多年了,这条线路我每年都要往返两至三趟。在上海求学的时期,乘的是老式的火车,沿途的小站众多,几乎每一站都有不少人爬着窗户进车。都是先上车再补票,或者被查出来补票的。座位就难有了,整个车厢都挤满了人,不少人站在走廊里,或者干脆蹲坐在地上,屁股下枕着自己的行李箱。那时,如果是夜班车,我通常都是走到车厢外,在两节车厢的间隔处,隔着小小的车窗欣赏车窗外闪烁的灯火,静听火车在奔驰过程中发出的咕隆咕隆的声响,这声音寂寞而又熟悉,加上灯火的影影绰绰,常让人陷入沉思;如果火车掠过一个小镇,依稀可见灯火下匆匆的人影。我总在想,那些人在忙什么呢?

今天的复兴号已完全不一样了,不仅一般的小站不再停靠,而且绝对没有人挤车,加上每小时最高达350公里的时速,以及舒适的室内环境,让乘车出行也成为一种享受,尤其是我还有经济能力坐上商务座。生活一直在日新月异飞

那些有办法的都去找一个洞躲起来。熊进洞了,蟋蟀进洞了,白蚁进洞了。

可是你为什么不进洞?你没办法吗?

还是你说得对,那些有顶的洞万一也塌了,洞顶的土岂不是要砸到它们吗?所以我的洞没有顶,也就不怕洞顶塌下来,即使塌下来也有四面的土墙为我顶住砸不到我。花豹大哥,你运气好遇到我了。我的安全你可以一道分享,我是个慷慨的人,请不要客气,下来吧,下来吧,我们一道分享。

癞蛤蟆的诚恳邀请令花豹完全没有戒心。花豹随即跳下坑,一道去分享癞蛤蟆的慷慨。

花豹大哥,我跟你开玩笑呢,天怎么会塌。开个玩笑你就当真啦。你没生我的气吧?

癞蛤蟆这么说了,花豹也不好意思计较,它不能让小小的癞蛤蟆认为它小气。另外也是凑巧,它刚刚吃过一只麝子。

肚子饱饱的,所以心情也是大好,当真不跟癞蛤蟆一般见识。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癞蛤蟆知道它已经成功地达到目的,随即大大方方跳上花豹的背。我们做个游戏吧。

好啊,我刚好肚子胀,咱们就活动活动。你说吧,做什么游戏?

前面有条大沟,很深的,不算宽,咱们一起跳过去,看谁跳得更远。

鱼刺身不新鲜,因此颜色黯淡。老板并不分辨,当场夹起一块盘中的三文鱼

放在掌心里略加揉搓,片刻鱼块转为鲜亮的橙黄色。和朋友在这里聚餐,我们取出蛋糕,老板当即吩咐手下他去他办公室取来红酒,并加赠一碟烤牛舌。一个雨夜,我从长海医院出来,到店里坐下午点了一碗乌冬面,那天下午我陪一对日本夫妻去ICU看望他们的女儿。我食不下咽,面在碗里涨开来。也许老板发觉我神色有异,过来坐在我身旁。他没有直接询问,只是闲闲地说起他父亲的一段陈年往事。我沉默地听着,那碗面的热气和他的声音让我有一种回到了人间的感觉。

大学路上吃泰餐,首选

路过的原野

端 伦

茅草,可以用青翠欲滴来形容,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丛生着一个个村庄,那些村庄已完全没有被败的感觉,几乎都是一幢幢小别墅的组合。也有路经古村落的时候,但见到的这些古村落都是旅游的打卡地,人和自然和谐地栖居在一起。

我总是盯着沿途一个个村庄出神,我想知道,那里生活着的人们,幸福吗?每天都在忙碌什么?他们也会和我一样四处奔波吗?

我的生活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故事,没有终点也不想过早到达终点;有时候是心累了,有时候是豁达了,更多的时候是面对前方的不确定性,和芸芸众生一样且行且思。

随复兴号路过这一大片一大片的原野,我最惦记着的,是生活在这些原野上的素不相识的人。如果有一天,我老了,再也跑不动了,不再经过这条线路,这条线路上风景依旧、旅人依旧,不变的只是这片原野里人们匆匆的身影、淡然的生活,以及一种亘古的永恒。



花豹当然不会把癞蛤蟆放在眼里,它耸身一跳,出了坑。癞蛤蟆轻而易举地脱了困,而帮它脱困的花豹根本没意识到癞蛤蟆的困境。癞蛤蟆自然而然地跳到地上。它既然已经与花豹说好了比跳沟,它当然不好一直赖在花豹的背上。它要分散一下花豹的注意力,故意与花豹并肩同行了一段路。

深沟近在眼前了。我喊一二三,咱们一起跳沟。一,二,三!癞蛤蟆已经来得及偷偷抓紧豹子尾巴。豹子腾空的一瞬间,癞蛤蟆已经紧随着豹子尾巴的甩动,借力耸身一跳,四脚稳稳地落在前方草丛里。却不料嘴角被带尖齿的茅草刮破了,出了一点血。

花豹自以为稳操胜券,却不

流 逝

戴 蓉

是“塔顶”。一幢二层小楼,大厅略暗,起初有点不习惯,去多了才发现色彩浓烈的泰国菜,在这样的光线下有种黑地飞金的艳丽感。阳台又是另一番景象,座位被大盆花草环绕着,往窗外看,视线所及正好是街心的小花园和凉亭。每次坐在这里,我都会想起电影《入殓师》里男主角师父那间绿意葱茏的温室,以送死者最后一程维生的人,怡然地坐在花草间,耐心地为自己烤一盘肉,手势近乎温柔。我也算是杀伐决断的人,但这家店光是咖喱就让我颇为纠结,黄咖喱烩鳕鱼、黄咖

喱蔬菜、黄咖喱鸡、绿咖喱牛肉、咖喱里炒老虎蟹……酸辣鱼皮和冬阴功汤的辣,恰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酸则是明快的,让人精神一振。路尽头的川菜馆我也常去。店里悬挂大红大绿的现代派画作,人物表情空茫淡漠,桌上铺着红白细格子台布,和川菜乍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软装,但似乎也未尝不可。梅雨季节之前和初秋天高云淡的日子,坐在店门口露天的位置上喝杯啤酒看人也是好享受。这家店里的麻婆豆腐是和猪脑一起炖的,虽然每次我都要求不放猪脑,但豆腐和猪脑的搭配,至少不像许多改良川菜麻婆豆腐里放龙虾那股突兀。这里的麻婆豆腐外形不散但入味,丝毫不欺客。干锅茶树菇里加了腊肉,是不喜吃辣的人时常点的一道下饭菜。辣子鸡要慢慢等,服务员

编者按:夏日是炎热的季节,容易让人感到疲惫和不适。为了防高温,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消暑的好方法来舒缓身心。愿在这个酷暑,《十日谈》的消暑小妙招能给大家送上一份诗意的清凉。

在我的心中,盛夏时节,最为消暑的“水果”当数糖番茄。何以将番茄作为水果来吃?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除了西瓜要凭票,水果市场上品种也很少,不像现在水果品种琳琅满目,蓝莓、牛油果、山竹、莲雾等品种当年听都没听说过,更不要说买了。

小时候,笔者住在虹口一条有着好几家菜园子的弄堂里,邻居们一到夏天都会菜园子里种上番茄。母亲那时为了让我们有“水果”吃,除了上菜市场去买番茄,有时也向菜园子的邻居要几个熟了的番茄,看到有番茄吃,我们几个孩子蹦蹦跳跳,可开心了。

料小小的癞蛤蟆已经超越了自己一大截。豹子素以速度见长,在动物界从来没有敌手。癞蛤蟆比它跳得远也就罢了,它不理解那个小东西怎么会比它的速度也快了那么多。不是我太快,是你太慢了。不瞒你说,我已经到了许久了,已经抓了两只蚊子吃掉了。你看,我嘴边的血就是蚊子的血。癞蛤蟆拍拍圆滚滚的肚皮。看看,两只大蚊子已经让我把肚子都撑圆了。好大的蚊子啊!

一向骄傲的花豹对癞蛤蟆佩服得五体投地。癞蛤蟆虽小而且浑身上下都是癞皮,却凭着智慧令花豹折服。谁又敢说浓缩的不是精华呢!

说鸡块要现过油,等待相当值得,鸡块当然不用说,连鸡骨都是酥脆的。

可惜这几家店先后消失了,我以文字为它们竖碑,借此纪念年华的流逝不居。如今我偶尔踱进的一家店,只余僻静小路上的意大利餐馆。菜单上的菜式不多,但店员总会为我推荐当季食材,鳌虾、无花果、青口贝……最近一次吃了颗轻油炸过的洋蓟,撕去外面的瓣膜,青玉色的苞片真是悦目。夜幕低垂,墙上洛可可风格的镜子不知映照过多少食客的面容。



母亲买回番茄后,将其洗净把外皮剥了切成块,放在搪瓷容器里,再用糖票去商店买回进口的古巴白砂糖,将白砂糖撒在番茄上,

消暑糖番茄

龙 钢

过了一小时,搪瓷容器里渐渐有了微红的番茄糖水,糖也溶入到了番茄里,此时母亲便将糖番茄用调羹舀出,再舀出几调羹糖水让我们小孩吃,糖水甜中带着微微酸涩的味道,那凉凉的甜意滑过喉咙,瞬间带来清凉,消解暑热,让人倍感清爽,其味道和口感堪比西瓜汁。糖番茄是那个年代的夏天,我们最期待的时令“水果”。

白砂糖腌番茄,虽好吃但不能存放时间太长,加上当年没有冰箱,不能做冰镇糖番茄,要当场吃掉。

诗集的选择和阅读是一件很私密的事,又是一个很切身的话题。一个文学读者或写作者,能在年轻的时候遇到第一位文学意义上的“亲人”,这是很幸运的事。相遇是机缘,寻找更是积极的行动。所谓文学上的亲人,就是那位很契合你的审美感受,能触动你,启发你,带给你思考,同时又能鼓动你提笔尝试写作的那位作家或诗人。在阅读或写作的过程中,你很可能遇到第二个“文学亲人”。

我推荐这两位诗人的诗集。第一位诗人是玛丽·奥利弗,她的中文版诗集是《去爱那可爱的事物》《在万物中醒来》(上下册)。这位诗人是自然主义诗人,站在大自然里的诗歌写作者,是不能被大自然轻易淹没的,他要依靠诗句婀娜,既能贴身大自然,又能俯视大自然。

我推荐这本诗集,还有这样的考虑:我们发现,每一棵树的枝叶都长得那么自然,那么好看,即使有地心引力,那些枝叶依然向外生长,呈现出生命的开放姿态。对整棵树而言,枝叶就是它的语言。所以,当你准备写作诗歌的时候,可以想想那些树、那些枝叶,你要用自然的语言,朴素的语言,或者说用树的枝叶语言去写作,去和地球引力比赛,多写开放性的诗歌,少写些封闭性的诗歌。

说到这里,我想起诗人布罗茨基这样描述过:在十九世纪,在很大程度上,诗人比我们更有能力,譬如,集中注意力在个体上,集中注意力在树木、花草上。布罗茨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觉得,十九世纪的诗人用那种方式写作,以便让古埃及的人也能理解他们。十九世纪的人和古希腊罗马的人在宇宙中的感觉差不多相同。他们在地球表面上的位移也是那个速度:或骑马,或坐车。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作家和诗人,有这样的共识:二十世纪的人类,创造出了之前的所有岁月没有创造出的新的时间感:加速度。慢下来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回过头来说,宇宙本身的演化经历了极其漫长的过程,地球上生命的诞生,经历了几十亿年的时间。所以,缓慢是宇宙的本质;可以理解却无法完全想象,是宇宙的哲学性和神性。既然如此,我觉得,同学们刚开始写作诗歌的时候,心里要装着这个汉字:慢。语言的速度和节奏不要过快,慢慢写,慢慢说,让你和写作的你有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艺术的意义,就是寻找和把握你与另一个你的间离感。

我推荐的第二位诗人是切萨雷·帕韦泽,他的中文版诗集是《艰难之活》。这是一本很朴素的叙事诗集。现代诗歌写作离不开人的内心情感,也离不开人和事的虚构能力,或者可以这样说,诗就是虚构,虚构离不开叙事,离不开结构,当你有了这样的基础,你又会发现,诗的叙事不是小说和散文的那种叙事,而是戏剧空间的诗性腾挪。当你有了这样的叙事能力,你会突然发现你的诗歌语言的呼吸时间比之前长了很多,也就是说,你会有信心把一首短诗写到四十行,或者六十行。能力积累之后,某一天,你又会发现你试着去写超过100行或者200行的长诗。你写完之后,会发现你和诗中的人和事并没有生活里的那种密切关联,而你真的创造了一个叙事空间。

金盏倒垂莲 次晁无咎韵

松 庐

云洞烟深,记天台寻药,误入仙源。暗水流香,吹笛醉红莲。叹阮肇、婵娟轻别,可怜偷换华年。只剩碧草萋萋,灵瑟空弦。

曾看落花无数,怅几回独立,旧日池边。影动波心,青盖又田田。算已是、孤芳千载,舞腰婷娉依然?但教共拾明蟾,约在秋前。

有一次,由于不舍得一下子将糖番茄吃了,心想留一半到下午吃。不料当天气温高达36摄氏度,室内又闷,放在搪瓷容器里的糖番茄,到了下午再吃时,发现全馊了,心里好紧张,不敢告诉母亲,偷偷地将其倒进了弄堂口的垃圾桶里,等母亲下班回家,谎称糖番茄全吃了,生怕被母亲知道后挨一顿训斥。

如今,人们已经很少在家里做糖番茄吃了,只是偶然在饭店的菜单上还能看到凉菜一栏中有道糖番茄。但是我还是会偶尔做一两回糖番茄,虽然儿时的味道已不在,但现在每次吃糖番茄,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消暑且快乐。

十日谈

夏日消暑

责编:沈琦华

对于孩子们,最好的消暑方式就是亲近大自然,融入大自然。